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九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攷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陳振興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注

唐紀二十五

起著雍涖灘盡上章閏  
戊七月允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太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  
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  
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

桃李子見一百八十卷隋煬  
帝大業十三年迦居加翻

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

秦王破陣樂

破陣樂見一百九十二年

天皇帝未受命天

下歌堂堂

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貞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

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高宗常歌之

則天皇后

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

永徽後民歌娥媚娘曲蓋隋時已有此曲矣娥媚音武

應天

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

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上初封英王遂傳會以

為受命之符

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

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

安時韋也樂志忠遂傳會以為后妃之德卑蠶桑供宗廟事上桑韋歌十二篇

蓋天意以為順

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

上時

掌翻下同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

引而申之愔於今翻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

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

顯慶二年帝封周王儀鳳

二年從封英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

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三年

孔子

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

代王天下

王于況翻

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丁亥蕭至

忠上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

上時掌翻疏所

去翻食讀曰  
臥祥吏翻

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

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

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

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

嘉其意竟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

築三受降城於河上

中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  
千三百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

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  
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

里宋祁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  
關宋白曰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

南至朔州四百里西南度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於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受降城東南度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初朔方定遠城七百里東北至磧口三百里降戶江翻

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

祠在拂雲堆因以為名厥九勿翻

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

啜悉衆西擊突騎施

騎奇寄翻

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

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

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

勞人費功終為虜有

環俱永翻

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

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

成邊歲滿當歸者留以助築城之功

咸陽兵

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

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

津要

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

拓

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

朝那山注見二百三卷高宗弘道元年

置

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

鋒遊奕使戍諾真水為邏衛

遊奕使領遊兵以巡奕者也中受降城西二百里至



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割連城又東北至諸真水杜佑曰遊奕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父軍行人取善騎射人使疏吏

翻

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

復扶又翻

滅鎮

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

壅門即古之懸

或曰門外築地以遮壅城門今之壅城是也壅城之外又有八卦牆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

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

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

其邊患之心也

惡女六翻

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

壅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

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

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

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五品以上曰

學士六品已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事號曰館主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曰昭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以象十二時

賦詩屬和

從才用翻屬之欲翻和戶卧翻

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

北齊河清

新令有昭容八十一御女之一也唐昭容位亞昭儀於九品之次第二是年冬方以上官健仔為昭容優

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音謹

黨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大總管張

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

上時

掌翻疏所  
去翻下同

以為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

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蕃帝

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

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是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

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殭塲之費使烽燧永息羣

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

喪息浪翻好呼到翻施式鼓翻

平等之心孰

過於此疏奏不省

省悉景翻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

國夫人上官婕妤好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

婁氏

唐宮官有六尚職掌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賀

婁氏後為臨淄王所誅樂音洛婕妤好音接予

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

皆依執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

臧獲奴婢也方言曰陋岱之間罵奴

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昏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

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

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時有員外置之

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西京東都各

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選須絹翻上官婕妤

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

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朝直遙翻處昌呂翻橫下孟翻宰相以下多出

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長寧公主上女也下嫁楊慎交以侈麗相

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

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

延袤數里

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考異曰新傳云四十

九里直抵南山蓋併池

累石象華山

華戶化翻

引水象天津

上田言之今從舊傳

天津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鄭玄曰

天河水氣也精光運轉於天楊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

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

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欲以勝昆明故名

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

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上好擊毬

好呼到翻

由是風俗

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洒油以築毬塲慎交恭仁曾

孫也

恭仁楊師道之兄也

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

辛替否上疏諫畧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

行

行下孟翻

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

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

錫賜也予也

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

涉膏腴之地

賈音古伎渠綺翻

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

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

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

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

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

寺必為理體

理體猶言治體也避高宗諱以治為理

養人不足經邦則殷

周以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

魏已降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

疎見在

見賢遍翻

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



業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

尚不給

用漢劉陶語意

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

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

足襍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

操于高翻省悉景翻

時斜封官皆

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

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

無所顧

朝直遙翻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

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

損已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

武氏之戚

載德封顯

川郡王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

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衆犯

塞

騎奇寄翻首慈由翻長知兩翻娑素何翻初娑葛既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代烏質勒統衆

見上卷神龍二年

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

將即

亮翻啜陟劣翻

考異曰郭元振傳作阿史那闕啜忠

節突厥傳止謂之闕啜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

元振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啜其一曰胡祿

居闕啜或者忠節官為闕啜歟今從突厥傳今按西

突厥亦姓阿史那氏闕部落之名啜官名也忠節人名

也諸家有書阿史那闕啜忠節者詳書之也或書官以

綴其名或書姓以綴其名者約文也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

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

城經畧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

唐置四鎮經畧使於安西府數所角

翻朝直遙翻下同使疏吏翻下間使同說輸萬翻

國家不受高官顯爵以待君

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

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

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

娑葛

相息亮翻處昌呂翻訥內骨翻吐從瞰入聲

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

十姓

獻阿史那彌射之孫元慶之子

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

杜環

經行記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踈勒二千餘里西去右國千餘里

既不失部落

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

歷城縣漢晉屬濟南郡後魏以來常屬州

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

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

將即亮翻間古覓翻

元振聞其謀上

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

獲故耳

求十姓四鎮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下能為同

比者息兵

請和

謂入貢而金城公主下嫁也比毗至翻

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

以國多內難

謂贊普南征而死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難乃旦翻

人畜

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

昵凡質翻

使其國小

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

直欲為吐蕃鄉導

畜許救翻鄉讀曰嚮

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

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敝執未能為忠節

經畧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

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

復扶又翻

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

即謂萬歲通天

元年

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以何理抑

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

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

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

厭於鹽翻

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

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

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倭子及斛瑟羅懷道等

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為可汗欲

以招撫十姓

武后垂拱元年冊元慶為可汗見二百三卷冊斛瑟羅按舊書亦在是卷二年倭子

見二百五卷延載元年長安四年冊懷道為可汗皆不見二百七卷僕羅倭子蓋皆吐蕃所立倭吐狼翻

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

動衆雖復可汗舊種

復扶又翻種章勇翻

衆心終不親附况獻又

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音十姓

誘音酉

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

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

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

勝音升

南引吐蕃奉倭

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彊寇為援虔瓘等恣為

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為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

伺相  
吏翻

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

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

為非計

揣初  
委翻

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

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

處昌  
呂翻

以將軍牛師獎為安

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

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



五千騎出西安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

出疎勒入寇

騎奇寄翻

元振在疎勒柵于河口不敢出忠節

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禽忠節殺嘉賓

禽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呂而殺之

呂古元翻異曰御史臺記

考

云嘉賓為中丞神龍中起復持節甘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楚客受娑葛金兩石請紹封可汗楚

客憾之既用事時議云姜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諷番落害嘉賓於驛中獲函中敕云

元振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為偽敕具以聞今從舊傳

上以

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

武攸緒於嵩山

郎將即亮翻使疏吏翻

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

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

不拜

見賢遍翻下辭見同

仗入

自太極殿前喚仗從東西上閣門入立於兩儀殿前

通事舍

人引攸緒就位

引就問道之位

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

儀

凡百官自中朝出為外官赴朝辭自外官入朝觀者引入見其辭見者不與百官序班自為班立謂之辭

見班杜佑曰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

橫班辭見者各從魚官班在正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官者同

在品下

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

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

之尚公主也

帝蓋自房陵還始以公主適崇訓

延秀數得侍宴

數所角翻

延

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

見上卷元年

遂以延

秀尚焉已卯成禮假皇后仗

唐六典宮官六尚尚服局有司仗典仗掌仗之官掌

羽儀仗衛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

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衛假之也

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

相息亮翻

庚辰救天下

考異曰實錄新舊紀皆云已卯大以赦今從景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以

延秀為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於兩儀殿命

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稽首 啟

癸未牛師獎

與突騎施娑葛戰於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

西

安西都護府時在龜茲

斷四鎮路

斷音 短

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

使

疏吏翻上時掌翻

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

入朝

朝直遙翻

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

葛娑葛遣元振書

遺于季翻

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讐闕啜宗

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

來

宗尚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牛都護謂師獎各稱其官也

奴豈得坐而待死又

聞史獻欲來

史獻即阿史那獻約言之

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

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

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

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

處昌呂翻開古

覓翻復扶又翻

考異曰元載立宗實錄舊傳比皆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土未寧逗留不敢歸

京師按既代以悌則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留今從新傳

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

汗

西突厥先有十姓今併咽麴葛邏祿莫賀達干都摩支為十四姓

以婕妤上官氏

為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

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

臣者奉法萬機鼓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

木皆取斷宸衷

比毗至翻  
斷丁亂翻

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

文者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

處昌呂翻  
分扶分翻

其有故

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敕中

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

閣內殿也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栢  
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與  
酣適也隋煬帝淫奢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  
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

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乘  
甲煎過二百餘石歐陽修詩隋宮守夜沉香火謂此也  
帝之為此亡  
隋之續耳  
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

伉儷

酣戶甘翻伉苦浪翻儷力計翻

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為卿成禮從

一但唯唯拜謝

為于偽翻唯于癸翻

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

羅扇自西廊而上

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卿

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唐因之中  
官之貴極於此矣若有殊勲懋績則有拜大將軍者仍

兼內侍之官上時掌翻

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

唐制命婦之服有翟衣內命婦受冊

從蠶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之服也青質  
繡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

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烏加履人衣於既翻

全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

詩數首

唐人成昏之夕有催粧詩却扇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却扇詩云莫將畫扇出惟來遮掩春山滯

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

扇却去花易服而出

去羗呂翻徐視之

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茗

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翁從一每謁

見及進表狀自稱甥聖皇后阿翁時人謂之國翁

阿烏葛翻

翁正翁翻見賢遍翻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

按西京已有聖善寺東都亦有聖善

寺皆帝所建為武后追福

居民失業者數十家

長寧安樂諸公主

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

治之

樂音洛治直之翻

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

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二月己丑上

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

以麻絙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

考異曰唐紀云觀宮女大酺今從實錄

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

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

褻息列翻樂音

洛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潜通戎

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

謂受關暇忠節賂以致邊葛畔  
換也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曰

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書郭國  
公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妄  
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開計垂天鑒上領之  
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侍仗下來至仗下後琬方讀  
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即今復  
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讐娑葛頻乞國  
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表請如其奏宗楚客固  
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扞玉關若許娑葛除之恐非威  
彊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娑葛擅殺御史中丞馮  
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鎮時碎葉  
鎮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鎮兵數百人大破之奪其所侵  
忠節及于闐部衆數萬口奏到大悅拜以悌左屯衛

將軍仍以元振四鎮經畧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  
終勁卒令以悌同郭虔瓘比討仍邀吐蕃及西域諸部  
計會同擊娑葛右臺御史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  
娑葛聞前事大怨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  
問之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  
各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為兩時太平  
尤與宗不善故諷琬以彈之外  
傳取娑葛金非也今從實錄記  
故事大臣被彈被皮俯  
僂趨出僂首為俯偃背立於朝堂待罪朝直至是楚客

為僂僂力主翻

遙翻

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

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壬寅

以韋巨源為左僕射楊再思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

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

數所

角翻伎渠綺

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

卿舞渾脫

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人多効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為舞

左衛將

軍張洽舞黃顰

如意初里歌曰黃顰黃顰草裏藏彎弓射爾傷亦演以為舞

左金

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

今所謂天竺神呪也

中書舍人盧藏

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

上時掌翻惲於粉

翻解戶買翻曉也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

蟀

鹿鳴宴群臣嘉賓蟋蟀取好樂無荒之義然山惲明欲以所業自見以附於儒學而已非能納君於善明

日上賜山憚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

使各為迴波辭

時內宴酒酣侍臣率起為迴波舞故使為迴波辭

衆皆為諂語

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

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

左傳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

諠譁

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三月戊午

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新表云嗣立中書兵部尚書今從實錄

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客

故昭容引以為相

湜常職翻相息亮翻

彥昭張掖人也

張掖故匈奴渾邪王

地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及燉得縣應邵曰張國辟掖故曰張掖燉得郡所治匈奴王號也晉改燉得為永平後魏

置張掖軍隋開皇十七年改永平為酒泉大業初改為張掖縣其地自西魏以來為甘州治所取州甘峻山為

名音祿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濫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

御史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造寺極多

毗

至翻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

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教要在降伏身

心

降戶

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

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

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

唐初之制一丁歲輸絹二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

則六七十萬匹

少詩治翻下同

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

之勲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

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

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

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微僮僕依執陵轢州縣多索裹頭

樞郎狄翻裏頭謂行橐裏裏以  
自資者今謂谷頭裏古臥翻

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

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

勝音

升藏徂浪翻

於事為愈

謂猶勝於封家自徵也

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

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

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

吏部選人衰老無手筆者方補縣令

選須絹翻下選法同

以此理

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

官

兩臺謂左右御史臺

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



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書門

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案下書吏部侍郎同平章

事鄭愔又考新書本紀是年是月是日書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知傳寫通鑑者

誤以侍郎為尚書也溫皇后之凡也

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昊陵

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

於親王五倍

梁宣王武三思魯忠王武崇訓

韋氏褒德廟衛兵多於太廟

立褒德廟見上卷元年

上疏請量裁減不聽

量音良

紹臨之孫也

唐臨厯事高祖

太宗高宗

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

郎同平章事鄭惜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賕賄狼籍數外留

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

選法之壞至於我宋極矣吏部注擬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

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闕伺之者又不特一人也豈止逆用三年闕哉

選法大壞

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

高宗總章二年

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凡選人之集於吏部者得者留不得者放宋白曰長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

選

其人訴曰公所親受某賂柰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

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

大慙侍御史靳恒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

靳居歆

恒戶登翻監古上下湜等獄命監察御史裴灌按之灌

翻罪安樂公主諷灌寬其獄灌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

愔免死流吉州湜貶江州司馬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至東

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

理復扶又翻明日以湜為襄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一千一百八十二里

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愔為江州司馬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楊再思薨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奇

寄翻娑素何翻使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八月

已酉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

為中書令至忠女適皇后舅子崔無諛

諛彼義翻

成昏日上

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上

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

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

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

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

周禮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云謂祭  
宗廟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薦腥薦熟

后亦從後獻也。瑶爵謂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瑶為飾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褱衣素沙注云褱衣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褱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狄。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狄之遺俗據周禮則內宰所謂大祭祀指言祭宗廟也。祝欽明等因唐制以天地宗廟並為大祀遂以周禮大祭祀傳會其說以諂韋后而周禮鄭義所謂裸也獻也瑶爵也乃祭時行禮之三節今欽明言后裸獻以瑶爵亦皆鄭義自為之說也。裸古玩翻駢北角翻

無量議

鹽官漢海鹽地舊有鹽官吳因立為縣名唐屬杭州

以為祭天惟以始祖

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

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

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為終獻欽緒膠水人也

膠水漢膠東國地晉

武帝置長廣郡後魏為光州治所隋仁壽元年改長廣為膠水縣屬萊州

己巳上幸定昆

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覽思居者

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從才用翻覽與暫同

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

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

睿宗之言蓋謂當時畏安樂公主之勢也

九月戊

辰以蘇瓌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瓌古回翻

太平安

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黨毀

更工衡翻

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

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

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

比毗至翻

問古

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

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

其言 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乙丑

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惡咸赦除之

十惡恩赦之所不原

流入並

放還齋娘有壻者皆改官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

平章軍國重事蓋自豆盧欽望始

乙亥吐蕃

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

咄當沒翻考

異曰實錄乙亥吐蕃大臣尚贊咄等來迎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咄金告身尚欽藏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藏猶此侍中蓋贊咄即贊吐也今從文館記

河南道

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光

使疏吏翻下同

以於時食實封者凡

一百四十餘家

唐制食實封者得真戶戶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開元定制以三丁為限租賦

全入於封家

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

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剝

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

唐六典滑州貢方紋



綾人多趨射

趨七喻翻射而亦翻

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

戶散配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

納上弗聽

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

得歸

重福徙均州見上卷神龍元年重直龍翻

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

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

赤子重福自謂也

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

為于

偽翻况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

栖遑者離索憂迫之意

表奏不報

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

尚宮養女為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為太子少師

同中書門下三品

璟俱永翻  
紀誤作壬戌

考異曰舊  
今從實錄

甲午上幸

驪山溫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

別業  
為莊

以嗣立與周高士

韋叟同族賜爵逍遙公

韋叟事見一百六十七卷  
高祖永定三年叟休正翻

嗣

立皇后之踈屬也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是歲關

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

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

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

復扶又翻樂音洛覲  
刑狄翻說輸芮翻

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  
改名旦初謚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天寶八載

追尊玄真大聖皇帝十三載  
加尊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唐隆  
七月始改元景雲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

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

者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

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

驍堅  
堯翻

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

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庚戌上御梨園毬塲

程大昌曰

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玄宗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 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

韋巨源唐休璟袁孝隨絙踣地

絙古登翻踣蒲北翻

久之不能興

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

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而漕渠首受豐水北流矩折入於禁苑而東流又矩折北流而入於渭苑地自漕渠之東大安宮垣之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三門中曰芳林自芳林門而入禁苑其地以芳林圍為

命公卿馬上摘櫻桃

櫻桃按爾雅名楔荆桃樹多陰先百果熟大如拊指圓而

色朱味甜每一朶率一二十顆核如豆大以鶯所含亦名含桃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

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池在隆慶

坊南程大昌曰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治浸廣里人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潦為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

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漕水北流至長樂坡分為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為龍池者實引漕之力也至六典所紀則全沒導漕之實乃言初時并溫相王子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專以歸諸變化也

五王列第於其北

壽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衛陽王成義巴陵王隆範彭城王隆業五王皆

相王

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

比毗至翻

乙未

上幸隆慶池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以為其月十二日按長曆是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

結

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

厭於葉翻時人以為玄宗受命之祥

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

岌魚反翻韋上時掌翻

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

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

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掌武官選兵甲罷仗門禁

管籥軍防烽堠傳驛畋獵燕因肩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

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

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

詰去吉翻撓奴教翻

騎奇寄翻撲弼角翻

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而

設翻呼火故翻

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

快於兩翻

由是韋后及

其黨始憂懼

為韋后弒逆張本

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

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

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

秋魯大夫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為風

此則欽明所謂八風也

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

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諸學士者修文館學士及直學

士也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

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

散惡壘翻騎奇寄翻被皮

義翻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

餅餽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

年五十五神龍殿以年號



名自兩儀殿東入神龍門至神龍殿六典兩儀殿之北曰甘露門其內甘露殿左曰神龍門其內則神龍殿樂

音洛朝直遙翻餞戈廉翻又徒甘翻

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

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

捷韋灌

韋捷尚中宗女成安公主韋灌尚定安公主

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

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分領之

璿似宣翻錡渠宜翻考

異曰景龍文館記徵諸兵士二千人屯皇城左右衛令韋捷韋灌押當又令韋錡押翊林軍韋播高嵩分押左

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錄兵五萬人韋灌作韋灌今從之

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

其甥也

從才用翻下同

中書舍人韋元徵巡六街

長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

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將軍掌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微吉帛翻

又命左監門大將軍

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

重福

等將即亮翻重直龍翻下同

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

守式又翻

吏部尚書張

嘉福中書侍郎岑義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義長

倩之從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

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

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

問

引記曲禮之言相息亮翻

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

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

朝直遙翻帥讀曰率

蘇瓌曰遺詔豈可改

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

梓宮遷御太極殿

西內正殿曰太極殿

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

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爲幽王

雍於用翻

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

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

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

岑義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

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

武后故事

欲遵武后易姓事也

南北衛軍

南軍十六衛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

臺閣

要司

臺閣尚書諸司也

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

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

識楚諧翻考

異曰舊傳安樂府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

可以再興勸延秀裳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拽將作少監李守

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實錄云楚客神龍初為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

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 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

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

去羗呂翻

相王子臨淄

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

唐制上州別駕從四品下中州正五品下下州從五品上在

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

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

驍堅亮翻著則畧翻韉則前翻馬被具也

從

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

射而亦翻騎奇寄翻下同

則天時稍

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

疏使

史  
翻 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

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

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

尉卿薛崇暕

暕古限翻

苑總監瀨人鍾紹京

鍾紹京西京苑總監也唐京都

苑各有總監一人從五品下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凡禽魚果木皆總而司之

郡宋以下為南康郡治所唐帶虔州  
翻劉昫古濫翻

尚衣奉御王崇暉前

朝邑尉劉幽求

朝直遙翻

利仁府折衝麻嗣宗

唐雍州有府百三十一其

逸者百二十利  
仁府必屬雍州  
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

欲以立威

先悉薦翻數所角翻  
榜音彭撫止榮翻

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

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

自效萬騎果殺李仙臯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

隆基曰我曹為此以狗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

死之不以累王也

累力瑞翻

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

將敗大計遂不啓

史言隆基有大畧所以  
能平內難敗補邁翻

庚子晡時隆

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

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  
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

抵霸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比枕渭水苑內離宮  
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二里皆隸入苑中

會鍾紹京解舍

解舍  
陸翻

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

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

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

紹京趨出拜謁者示尊奉隆基也隆基執手與坐示

不敢常且以結其心也

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

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

凡用兵下營及攻襲就主帥取號以備緩急相照應

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

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

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



斬之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鞭以上者皆斬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

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

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禁苑南門

直宮城之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帥讀曰率下同

從才用翻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立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

獸門白獸門即白獸闥即杜甫北征詩所謂寂寞白獸闥者是也與立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將即亮翻

下約會於凌烟閣前即大譟譟蘇到翻福順等共殺守門

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

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

此南牙諸

衛兵也

聞譟聲皆被甲應之

被皮義翻

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

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

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

極殿西

時韋氏以婦人為內將軍蓋即賀婁尚宮為之也

初上官昭容引其從

母之子王昱為左拾遺

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從才用翻

昱說昭容母鄭

氏曰

說輸萬翻

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

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

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

事見上卷景龍元年索山客翻下同

昭容

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

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

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

求為之言

為于偽翻

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

少詩照翻

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

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信

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

比必利翻見賢

通叩頭謝不先啟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

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

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

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哀乘青驢逃

出至通化門衣於既翻哀倉回翻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門者曰公宗尚

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考異曰太上實錄云斬楚客

於春明門外今從僉載太上錄殺晉卿於定陵相王奉

按定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去羗呂翻相王奉

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

唐六典曰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門西

直開遠門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

臺穿池無休已擻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

為于偽翻  
擻益涉翻

公

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  
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

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

崇古  
國翻

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

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

鳳高祖  
之子

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

豈可聞難不赴

射寅謝翻  
難乃旦翻

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

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

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

唐京城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

去天尺五時諸韋門宗彊盛侵杜曲而居之梟堅克翻將知亮翻又音如字

襁褓兒無免者

襁居兩翻襁音保

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

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

閑廐

平王固以平州為國名實以平內難褒以此名六典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一曰左右飛黃閑

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右龍媒閑四曰左右駙駮閑五曰左右馱馱閑六曰左右天苑閑開元時仗內六閑

曰飛龍翔麟鳳苑鷩鷩吉良六羣等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左萬右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

內等  
兩廡

押左右廂萬騎

左右廂即前所謂左萬騎右萬騎也

薛崇暕賜爵立

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

知機務麻嗣宗行右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

竄殆盡

武氏宗屬至是時誅竄宜盡矣而史曰殆盡者攸緒平一能避權遠勢而武惠妃者猶足以成

殺三子之禍也

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

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

舊志華州京師東百八十里懷州京師東九百六十九里

華戶化翻

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

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

難乃旦翻

人情不安山陵未

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

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

使疏吏翻璽斯氏翻重直龍翻

竇從一為濠州司馬

舊志濠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里

罷諸公主府

官

中宗時太平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

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詣

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

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為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

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

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



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

道王元慶高祖之子

以黃門侍郎李日

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

子薛崇訓為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

德皆趨勇善騎射

趨巨矯翻善走也

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

中也毛仲避匿不從

從才用翻

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

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

為王毛仲貴寵致禍張本麗力知翻

汴王邕

貶沁州刺史

舊志沁州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沁七鴟翻

左散騎常侍駙馬

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

舊志許州京師東一千二百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

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

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

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

聖嗣

元年則天廢中宗而立相王及革命以王為皇嗣屬之欲翻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

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

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

代事即世事避太宗諱云爾

雖有天下猶讓

於人

謂既讓武后又讓中宗也

况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

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

見相王

見賢  
遍翻

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

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

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

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

難乃旦  
翻任音

壬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

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

下遐  
嫁翻睿

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

京城西內正  
門曰承天門

復以少帝為溫

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鍾紹京少為司農錄事

唐九寺皆有錄

事官九品蓋流外也少詩照翻

既典朝政

朝直遙翻下同

縱情賞罰衆皆惡之

惡鳥路翻

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

上時掌翻

紹京從之稷

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

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

詩云赫赫尹民具瞻

上以為然

丙午改除戶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

舊志蜀州去京師三千三百三

十二里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

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

先有功苟違其宜

長知兩翻  
先悉薦翻

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

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

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

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

難乃旦翻

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

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考異曰劉子  
玄先撰太上皇

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終橋陵文字頗不同  
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子今從太上皇錄隆

基復表讓成器不許

復扶  
又翻

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為

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賢廢見二百二卷高宗  
永隆元年雍於用翻下

同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

師 置溫王重茂於內宅

恐群不逞挾之以為變也

以太常少卿

薛稷為黃門侍郎兼知機務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其

子伯陽尚仙源公主

仙源公主帝女也後封荊山公主

故為相 追削

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

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

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為中書令絳州刺史趙彥昭

為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為吏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間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  
嶺表 已酉立衡陽王成義為申王巴陵王隆範為岐

王彭城王隆業為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太平

公主沈敏多權畧

沈持林翻

武后以為類已故於諸子中獨

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抬權執及誅

張易之公主有力焉

誅張易之見二百七  
卷中宗神龍元年

中宗之世韋

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

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

不朝謁

朝直遙翻

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

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

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

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

如市

勝音升趨七喻翻

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

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屬

欲翻

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處昌呂翻

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

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

韋月將死見上卷中



宗神龍二年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參知

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

太子重俊死見上卷中宗景龍元年

雪敬

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成王千里李多祚等

罪復其官爵

五王事見上卷神龍二年千里多祚與重俊同死見景龍元年

丁巳以

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義

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

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

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復扶又翻又如字

壬戌

崔湜罷為尚書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蕭至忠為晉州

刺史

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

韋嗣立為許州刺史趙彥昭為

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

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

仁愿罷為左衛大將軍黃門侍郎叅知機務崔日用

與中書侍郎叅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

鄙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

有過今立大功

立大功謂誅韋氏之謀日用發之

稷外託國姁

謂稷子伯陽尚

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

辰以日用為雍州長史稷為左散騎常侍已巳赦天

下改元

改元景雲

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

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

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

追廢韋后為

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悖逆蒲內翻又蒲沒翻

韋后之臨朝

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

朝直迷翻愔於今翻

潛過均州與

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

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

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

長知兩翻

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

都士庶皆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

東都置左右屯

營兵以衛宮城

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

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而定

守式又翻陝式冉翻

重福從之靈

均乃密與悖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悖自祕書少監左遷

沅州刺史

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為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至東都三千九百

里遲留洛陽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中元

克復

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為中宗克復元年今從新書

尊上為皇季叔以

溫王為皇太弟惜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惜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吳第以待重福

供居用翻張知亮翻

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二十六

起上章開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靈元年八月庚寅往吳第按問

此承上卷洛陽縣官微聞其謀重福

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

獨帥衆討之

重直龍翻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

留臺侍御史李邕遇

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

從才用翻即洛城左右屯

營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

言重福得罪中宗居之均州

今無故入都

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

東都皇城也

使閉

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

趣七喻翻射而亦翻

矢如雨

下乃還趣左掖門

還從宣翻掖音亦

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

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

上東

然與燃同窟渠隕翻上東洛城上東門也東面北來第一門

逃匿山谷明日留

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

舊本紀皆云癸巳重考異曰睿宗實錄



福反今從太  
上皇實錄

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

從才用翻

以功拜東都

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

愔於今翻

著陸略翻

擒獲被鞠股慄不能對

被皮義翻

張靈均神氣自若顧

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  
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

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

史言張靈均雖幸禍好亂之人猶能臨死不變

鄭愔者反覆於羣憐之間冒利不顧而畏死乃爾烏足以權大事乎

嚴善思免死流靜州

嶺南之靜州貞觀中已改為富州此靜州屬劔南儀鳳  
元年以志州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

靜州嚴善思免死而流此夙  
依嬖倖今從亂又得以偷生

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

暴橫

騎奇寄翻  
橫戶孟翻

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

為萬騎

戶奴為萬騎蓋必  
起於永昌之後

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

更工  
衡翻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

宜停廢

璟裴影翻上時  
掌翻朝直遙翻

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

人

斜封官見上卷  
中宗景龍三年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

貶蒲州刺史

舊志蒲州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尚辰羊翻

贈蘇安恒諫議

大夫

蘇安恒死見二百八卷中  
宗景龍元年恒戶登翻

九月辛未以太子少

師致仕唐休璟為朔方道大總管

少始照翻

冬十月甲申

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

唐世凡有國恤皆以宰相為禮儀使掌山陵祔廟等事使疏吏

翻

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

立廟從之

義宗祔廟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元年

乙未追復天后尊號

為大聖天后

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

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使疏

吏翻

考異曰統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景雲二年賀拔延

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甄道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

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也今從太上皇實錄是後天寶緣邊御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於道左又唐之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度使其親王領節度大使而不出關則在鎮知節度者為副大使其異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唐開成二年七月勅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旌其未落副大使者祇言節度使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

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閭弱者立之以久其

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

少詩照翻易以已亥

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

聞於上

覘丑廉翻又丑  
艷翻伺相吏翻

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

太子深不自安

為誅太平公主  
及其支黨張本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

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

行立謚以褒貶之

上時掌翻  
行下孟翻

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

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

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鼎使宿衛不守其

為禍也胡可忽言明日中宗雨泣

雨泣者流  
下如雨也

謂供奉官

曰

中書門下兩省  
官謂之供奉官

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

樂居  
希翻

今

聖朝禮葬謚為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

下遐  
嫁翻

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為太子不敢絕馳道

漢成帝  
為太子

初居桂宮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  
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

狀對乃著令太  
子得絕馳道

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

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

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

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

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

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

君父也兵敗而死

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

及其孫為天子始得

改葬猶謚曰戾

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

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

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

以彰善癉惡也

彰明也癉病也明其為善病其為惡者也癉丁但翻

請改其謚多

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

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

追改

為于偽翻

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戊申朔以

姚元之為中書令

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

定陵在雍州富

平縣西北十五里

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

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

妃死

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乃以禕衣招魂

唐制皇后之服曰禕衣鞠衣禮衣禕衣者受冊

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襖襖蔽膝隨裳色以緇

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草帶大帶隨衣色裨約組佩綬如天子青鞵舄加金舄

覆以夷衾

覆數

又翻

祔葬定陵

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為太子少保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罷為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

官爵初裴佖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

佖讀曰胃復扶

又翻

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訶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

也

裴炎死佖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誅流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訶休正翻

佖先

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

盡死佖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

死者悉放還佖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佖先在拜

詹事丞

詹事丞正六品上掌判詹事府事

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

王同

皎然見二百八卷  
中宗神龍二年

庚午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

頤為工部侍郎頤固辭

頤他  
鼎翻

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

坐不言而還

坐徂  
卧翻

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

絕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

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

觀  
古

玩翻道士  
所居曰觀

諫議大夫竄原悌上言以為先朝悖逆庶人

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

新  
城

公主下嫁武延暉宜城公  
主下嫁裴英皆中宗女

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

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

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

觀古玩翻為于偽翻

不宜過為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

右宜加屏斥

朝直達翻屏卑郢翻

上覽而善之

宦者閭興貴以

事屬長安令李朝隱

屬之欲翻朝直達翻下同

朝隱繫於獄上聞之

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

勞力到翻

復扶又翻下無復同

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

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

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太中

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壬辰奚霫犯塞掠漁陽雍

奴出盧龍塞而去

漁陽縣本屬幽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漢以來屬漁陽郡隋

屬涿郡唐屬幽州盧龍漢肥如縣也屬遼西郡隋開皇十八年更名盧龍屬北平郡唐帶平州霫而立翻幽

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

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

唐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

書四曰發勅五曰勅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

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

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

所謂三銓也

中宗之

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為吏部

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集者

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

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選須綃翻治直吏翻

從

愿承慶之族子

盧承慶見三百卷高宗顯慶四年

象先元方之子也

陸元

方見二百五卷天后證聖元年

侍御史藁城倪若水

藁城縣前漢屬真定國後漢以

來屬鉅鹿郡舊屬恒州

秦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亂常

改作希旨病君

謂郊祀請以韋后亞獻也

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

山憚括州長史

舊志饒州京師東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括州後為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

七十  
八里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

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

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姪

孫也 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

西七州治涼州

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

為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是有營田使使疏吏

翻度徒  
洛翻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

發兵擊之既降

降戶江翻

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黃門

侍郎徐堅以為不可

斷句

不從知古發劔南兵築城因欲

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傷名引吐蕃

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薦路絕連年不通

酋慈

由翻薦音髓

安西都護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

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

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

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蓋即漢大小榆谷

之地吐蕃置洪濟大漢門等城以守之吏為楊矩後悔思自殺張本鄯時戰翻又音善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

厥九勿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

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

說並同平章事

說讀曰悅

以溫王重茂為襄王充集州刺

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

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十四百二十五里將即

亮翻

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

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覓葬於東都城南

二妃在

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

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會要儀坤廟在親仁里

竇氏太

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



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壻唐駿邀韋安石至其第

駿子安峻翻

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

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

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

言上瞿然曰

瞿俱遇翻瞿然驚視之貌

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

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

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

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

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韓愈伏光範門下上宰相書即此諷以易

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

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

幽王守禮章懷太子

賢之子長知兩翻

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

王及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

率以事太子

韋氏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為左右十率此指左右衛率

太平公

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

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

處昌呂翻

乃先下制

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

見賢通翻

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

為朕備之

為于季翻下為陞同

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

間古

覽翻願陛下使太子監國

監古衡翻

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

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

說與悅同

二月丙子朔以宋

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

舊志同州京師東北

二百五十五里幽州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

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

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

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

並取太子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殿中侍御史崔蒞太子中

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

斜封

官見上卷中

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

為陛下招怨

為于偽翻

今衆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

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

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

量音良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宋璟畢構出後見鬼

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怨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今不取

太平公

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懇奏元之

璟離間姑兄

姑謂太平公主兄謂宋王幽王間古覓翻

請從極法甲申貶元

之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

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楚州京

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

丙戌宋王幽王亦寢刺史之命

中書舍

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為戶部尚書以太子少保韋安

石為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綱紀紊亂

復如景龍之世矣

紊音問復扶又翻又如字

前右率府鎧曹參軍柳

澤上疏以為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

中宗

諡孝和皇帝率所律翻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

一旦忽盡收叙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

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

陛下

誑居况翻

臣恐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澤亨之孫

也

柳亨事隋為王屋長歸高祖以女孫實氏妻之歷事太宗位至檢校岐州刺史

左右萬騎

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

騎奇寄翻將即亮翻

又音如字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

啜

厥九勿翻啜叱劣翻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

為太子賓客以韋安石為中書令 上召羣臣三品以

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以貴

澹徒覽翻 乘繩證翻

曩為皇

嗣又為太弟皆辭不處

為皇嗣見二百四卷 天授元年 辭太弟見二百八卷 神龍元年

嗣祥吏翻 處昌呂翻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

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

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

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其軍

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子

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為昊陵順陵量置官

屬

廢武氏二陵見上卷元年壘音良

太平公主為武攸暨請之也

為于偽翻

下各為同

辛酉更以西城為金仙公主隆昌為玉真公主

各為之造觀

金仙玉真二觀皆造於京城內輔興坊玉真觀本寶誕舊宅與金仙觀相對更工衡

翻

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

門侍郎李乂諫不聽

散悉寶翻騎奇寄翻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



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執逼奪

民產御史大夫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

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為岐州刺史

考異曰統紀曰監察御史慕容珣奏彈

西明寺僧慧範以其通宮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為御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日不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為密州員外司馬今從舊傳 時遣使按察十

道 太宗貞觀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嘗遣九道巡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存撫使至是分為

十道按察使以庶按州郡二周年一替使疏吏翻 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

為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

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秦益縣遂荆岐通梁襄揚安閩

越洪潭二十四都督

武德元年改蜀郡為益州綿州漢涪縣地江左置巴西郡西魏曰潼

州隋開皇改縣州大業初廢州為金山郡唐武德初復曰縣州又武德二年置開州於開縣開元十三年更開

州為福州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

鄜音膚

不隸都督府

雍華同商岐幽為京畿洛汝為都畿

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

人盧輔等上言

甫音

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

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奸宄自

禁

宄音軌

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秋七

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文

追復其昭容之職而加之以謚

乙

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天下

時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

中枯成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復扶又翻又如字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

朔方大總管琬考按三城戍兵

三城三受降城也解戶賈翻

秦減十

萬人 庚午以中書令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

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已故崇以虛

名實去其權也

去羌呂翻

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

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

朝直達翻

時脩金仙玉真二觀

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

皇后阿奢

事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奢正奢翻

今為公主邑司

唐公主有邑司令丞

掌其主家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

考異曰睿宗實

錄云乙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王皇實錄云庚

辰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知金仙

玉真公主邑司事舊紀己卯懷貞為侍中新紀新表乙

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督

修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懷貞前為國奢今為公主邑

丞非真知邑司

也今從舊紀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

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

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

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

守手又翻

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

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以

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

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

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

公主欲引以為相

相息亮翻

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

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為之并言於上

為于偽翻

上不欲

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皆得幸於太

子時人勝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今不取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

為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

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

撥亂反正

用太史公撥亂世返之正語意

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

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

觀古玩翻下同尼女

夷翻

天地垂祐風雨時若

若順也

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

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

兄弃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債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于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

賑津  
忍翻

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萬餘緡

指言金仙玉真  
二觀為于偽翻

陛下豈可不計當時府庫之蓄積有幾

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

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

去羗呂翻

忍弃太宗之

法不忍弃中宗之政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

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兇

羣兇謂韋溫宗楚客等

今幸而除之乃

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

何惡於羣兇而誅之

復扶又翻惡烏路翻

昔先帝之憐悖逆也

帝追

廢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故稱之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宗晉卿為之造第趙履溫

為之葺園

為于偽翻

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



遊而身為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  
意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  
役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  
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  
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  
言亦先朝之直也

朝直達  
翻下同

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

嘉其切直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

臚陵

如翻使  
疏吏翻

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

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

諾明日襍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

襍頭紫衫唐三品已上之服也襍頭

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禮無服衫之文請加襴袖襴說輪芮翻襴防玉翻衣於既翻

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

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郎壬辰令天下百姓二

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

史那獻馬招慰十姓使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

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垂流千仞時屬台州唐

興縣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其山在今縣西二十餘里問以陰陽數術

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

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

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

以過也

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立下風而問道

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

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

程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

維岐郡鄜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毛公曰終南周之南山中南也中南即終南也關中記曰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

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此諡廣德元年所定

先天元年

是年八月方改元先天

春正月

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門下

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

辛巳睿宗祀南郊初因

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

歐陽修曰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

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以事天地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

郊始合祭天地至是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  
后氏禘黃帝而郊繇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  
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圓丘以  
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祭也三輔故事祭於圓  
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

**曾言忠之子也**

言忠見二  
百一卷高

宗總章

**戊子幸滌東**

水經注霸水北歷藍田川又左  
合滌水滌水逕長樂坡西是後

元年

韋堅引為廣運潭在京師苑  
城之東此地又在滌水之東

**耕藉田**

藉在  
亦翻

**己丑赦天**

**下改元太極**

**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

**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以左御史大**

**夫竇懷貞戶部尚書岑羲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二月**

考異曰太王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

辛酉廢右御史臺

武后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分左

右神龍元年為左右御史臺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

公主引為刑部尚書

考異曰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自晉州刺史入為尚書今從太上

皇睿宗錄

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

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

分扶問翻

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

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

引左傳衛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云然

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

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幽

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

按武后聖歷元年薛訥方自藍田令擢為

安東道經略

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

刺史李璡有隙

武德六年自營州遷燕州於幽州城中燕因肩翻璡將鄰翻又即刀翻

璡

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

佺此緣翻

三

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徙訥為并州長史夏五

月益州獠反

獠魯皓翻

戊寅上祭北郊

辛巳赦天下改

元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騎常侍武攸暨卒

辛子恤翻

追封

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亂岑義有保護之功

節愍之難冉祖

雍誣帝及太平興太子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

癸丑以義為侍中

庚申

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泠陁

貞觀中奚酋可度者

內附賜姓李後遂以李為姓酋慈由翻酺音蒲陁音刑 考異曰上皇錄云甲子今從睿宗錄

全軍覆

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

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

帥讀曰率驍堅克翻騎奇



寄翻契欺訖  
翻又音喫

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

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

營州

陷見二百五卷武后萬  
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

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

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

救

將即亮翻懦奴  
臥翻又奴亂翻

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

為方陳以自固

陳讀  
曰陣

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

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

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歛

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

高宗永徽二年在京

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並給隨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準京官帶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其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云某位姓名並以綵盛其袋三品已上飾以

金五品已上飾以銀

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

部伍

復扶又翻又如字

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佯以悌為虜所擒

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 秋七月彗星

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

門下三品竇懷貞曰公有刑厄

相息亮翻

懷貞懼請解官為

安國寺奴

雍錄曰安國寺在朱雀街東第四街之長樂坊唐會要景雲元年勅捨潛龍舊宅為寺便

以本封安國為名

敕聽解官乙亥復以懷貞為左僕射兼御史

大夫平章軍國重事

復扶又翻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

帝座在中宮華

蓋之下心三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慧祥歲翻又音歲又音遂

皇太子當為天

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

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

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

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

見

見賢通翻

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

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

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

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

柩前然後即位邪

柩音舊

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

太子太子上表固辭

上時掌翻

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

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

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

舜既禪禹南巡狩而崩於蒼梧引此為據也

朕雖傳

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省悉景翻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

為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既為太平公主所構或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今兩取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

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詔五日一受朝於太

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

朝直達翻

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

元乙巳於鄭州北置渤海軍

莫縣自漢以來屬涿郡唐屬瀛州景雲二年分

置鄭州開元十三年復單用莫字

恒定州境置恒陽軍

杜祐曰恒陽軍在恒州城東恒

戶登翻

媯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

媯居為翻蔚紆勿翻

丙午

立妃王氏為皇后以后父仁皎為太僕卿仁皎下邳人

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為鄭王真定王嗣謙為郢

王以劉幽求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為

侍中崔湜為檢校中書令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

皎之謀

謂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也

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為

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

諸暨，越王允常故都也。自漢以下為縣屬。

會稽

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

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

用范曄故智為此言以激

發太子

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

之易耳。」

易以鼓翻

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

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

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

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

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

事見漢紀蓋古孟翻供居用翻養羊尚翻

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

遊琚曰能飛煉詠嘲

飛煉謂飛丹砂以鍊丹也舊書載琚之言曰飛丹煉砂詠諧嘲詠可

與優人比肩

太子乃奏為詹事府司直

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彈劾官寮糾舉職

事

日與遊處

處昌呂翻

累遷太子中舍人

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漢魏太子

舍人也晉惠帝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文書至咸寧三年齊王攸為太傅遂加名為中舍人與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

及即位以為中書

侍郎

考異曰鄭繁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



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甚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霽霽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為中書侍郎實預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配享焉今從舊傳

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暉密言於上

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

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

考異曰舊傳

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魚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

形於言色乃與張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立臣已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

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為然暉洩其謀於

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

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

可殺

列上時掌翻下遐嫁翻問古莧翻為于偽翻

癸亥流幽求于封州

封州漢廣

信武陽縣地梁置成州隋改封州唐屬廣州都督府舊志封州去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張暉于

峰州光賓于繡州

舊志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峰州去京師七十七百一十

里繡州去京師六千九十里

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

書重福遺之金帶

遺于李翻

重福敗湜當歿張說劉幽求營

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

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

殺之

封州屬廣  
州都督

桂州都督王暕知其謀留幽求不遣

暕子

岐翻

利貞屢移牒索之

索山客翻

暕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暕

使遣幽求幽求謂暕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

徒仰累耳

累力瑞翻

固請詣廣州暕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

友者也暕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

免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為陝

王

陝失冉翻  
申太子皇錄

考異曰睿宗實錄作甲午今從玄宗實錄

嗣昇母楊氏士

達之曾孫也

楊士達仕隋  
官至訥言

王后無子母養之 冬十月

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

下

驪力  
知翻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

種也姓朱邪氏

使疏吏翻種章勇翻邪音耶處月居金  
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

號沙陀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祖

姓朱邪氏

始祖拔野古貞觀中為墨離軍使太宗平薛

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  
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以拔野古為都督其後子孫五

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為沙陀府都督歐陽修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叙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于傳紀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三十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若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卷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

沒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今從之 十一

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

燕薊選將練卒

燕因肩翻薊音計將即亮翻

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

為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為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 十二月刑部

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

捶止藥翻下同

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怠不行

怠丑翻

日知怒索杖集羣吏

欲捶之

索山家翻

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

知嗔

撻落蕭翻取動也嗔昌真翻

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

弃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衆共謫之

開元元年

是年十二月方改元

春正月己亥誥衛士自今二十

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

騎奇字翻

以

吏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

皇帝巡邊改期所募

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

復扶又翻

竟不成行

二月庚子

夜開門焚燈

按舊書嚴挺之傳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施請夜開門燃千百燈

又追

作去年大酺

元年受內禪不及賜天下酺乃追為之酺音蒲

大合伎樂上皇

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

帝之侈心蓋已發露於此

美俊其綺翻

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

利合醵為歡

醵其虐翻合錢飲酒也

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

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亡

高麗亡見

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

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

李盡忠



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風俗通大姓大庭氏之後大款為顯帝師按禮記曰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蓋東夷之有

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聚眾東走

阻險自固

靺鞨音末曷

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

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

新書天門

嶺在上護貢河北三百里

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

其眾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

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

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帥讀曰率

祚榮驍勇善戰

驍堅堯翻下同

高麗靺鞨

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

音勝

升

自稱振國王附于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

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

岌魚反翻祚

榮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

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

靺鞨自此盛矣始去靺鞨專號渤海

庚申勅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三月辛

巳皇后親蠶

舊制有皇后祀先蠶親桑之禮後周制皇后衣十二等採桑服鵝衣唐制皇后親蠶

服鞠衣黃羅為之

考異曰玄宗實錄脫此年二月三月事祀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歷承其誤云正月辛

巳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舊

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  
日記先蠶是月甲子朔今從玄宗實錄

晉陵尉楊相

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雖制  
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

一擲而弃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

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下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

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

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

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

忤五故翻去羌呂翻下除去同

則太宗太

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

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

小過小過不察則魚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使簡而

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先是修大明宮

未畢

先志薦翻

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開月

開月謂農功畢入之後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

門下三品

考異曰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下注曰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錄余據考異則通

鑑正文當改  
丙辰為辛丑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執擅權用事與上

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考異曰唐歷曰宰相有七  
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

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  
至忠岑義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  
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為宰相也  
考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歷不數象先耳文武之臣

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

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

雍於  
用翻

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

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  
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暎及僧慧範等謀廢立

峻翻子

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中實毒進於上

陶弘景曰

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蘚葉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芋魁有十二子為衛其苗為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

輕身增年沈括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上苗則結子成熟而落返從蘚中而下至土而生赤箭則

言苗用之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則言根用之有自內達外之理本草圖經曰赤箭莖中空依半而上貼莖微

有尖葉梢頭生成穗開花結子如豆粒大晉德良之孫

也德良長平王叔良之弟武德初封新興王

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

數所兩翻

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

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

遺于李翻君臣之禮當言獻佩刀此因舊

史成文失於改定耳斷丁亂翻

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

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

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奸宄

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

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

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

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萬騎也

後收逆黨則不

驚動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

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

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上與

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以三日甲子誅之今從玄宗錄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時上於武德殿受羣

臣朝故欲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西內以太極殿為正

牙自北門言之曰南牙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

軍王毛仲

景雲初以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置左右龍武將軍以領萬騎位從三品

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

給事高力士

乘繩證翻內給事屬內侍省從五品下掌判省事元正冬至羣臣朝賀中官則出入

宣傳凡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果毅李守德等定計

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



誅之皎謩之曾孫

姜謩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

令問靖弟客師

之孫

李客師亦有戰功

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

潘州古西甌駱

越地漢屬合浦郡界江左置定川郡隋廢郡為縣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貞觀八年改潘州以潘水為名甲

子上因王毛仲取開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

虔化門

西內太極殿北曰朱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虔化之東曰武德西門門內則武德殿

召元楷慈先斬之禽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

四方館隸中書省故

內客省在馬中書省在太極門之右膺福猷皆中書省官也

執至忠義於朝堂

東西朝堂

在承天門內分左右朝直違翻

皆斬之

考異曰玄宗實錄作乙丑按

左右朝直違翻

資治通鑑

孟

睿宗上皇實錄唐歷新舊本紀舊王琚傳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王毛仲等並預誅逆以譏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闕令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玄宗至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竇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即斬於闕下還至承天門執岑羲蕭至忠斬於朝堂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以太平公主事為至忠事今從玄宗實錄朝野僉戴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家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沒玄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帥兵侍衛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勿憂睿宗大喜今擇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其可信者取之

毒

繼於計翻

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

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詔罪狀懷

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于萬年獄

乙丑上皇詔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

問翻

考異曰舊本紀云七月三日誅懷貞等睿宗明日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紀云乙丑始聽

政唐歷亦無乙丑下詔唯玄宗實錄云丙寅今從諸書

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

是日徙居百福殿

唐六典曰兩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其內百福殿

太

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

考異曰新傳云三日乃出太

上皇實錄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數日方出公主諸禁網終身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審宗實錄

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

死

數所角翻

賜姓李官爵如故

崇簡即崇暉

籍公主家財償山積

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

範家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

姓譜本自有厲姓漢有魏

郡太守義陽侯厲溫

初上謀誅實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

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

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

舊志竇州

至京師水陸六千一百二里

藏用流瀧州

瀧閭江翻

新興王晉臨刑歎曰

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鞠官

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于荊州

舊志荊州京師

東南一千七百三十里

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

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

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

宋王成器長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

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

去羌

呂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

言上平內難有大功于天下國家無罪不可廢

今實無辜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

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

論語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時

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

治直

之翻為于偽翻

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為公主所善

及惡之者

惡烏路翻

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

樓赦天下已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監古銜翻

初太宗定

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

內侍省內侍四人以久次一人知省事從四品上

黃衣

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

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衣於既翻下同

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

力士馮益曾孫也聖

歷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姓高既壯為宮閹丞帝在藩力

士傾心附結

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

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

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衣去聲

壬申遣益州長

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 乙亥以左丞張說為中書

令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

劍南按察使

使疏吏翻

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

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

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

妻七細翻

中

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表韋后請出相王

諸子於外

相息亮翻

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

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

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



虔州刺史

唐六典曰漢率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晉率更令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

屯衛之士北齊率更令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更工衛翻

令嶠隨暢之官 庚午以

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

諸州

去年春廢左御史臺復扶又翻

罷諸道按察使

使疏吏翻

冬十月辛

卯引見京畿縣令

唐京城兩赤縣為京縣畿內諸縣為畿縣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正六

品下見賢遍翻

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己亥上幸新豐癸

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

亘古鄮翻

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

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

殺乃流新州

舊志新州去京師  
五千五百二十里

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

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

金吾衛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

時二大臣得辜諸軍多震懾失次

懾之  
涉翻

惟左軍節度薛

訥

時講武分左右軍  
以訥為左軍節度

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

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

解戶買翻騎奇  
寄翻陳讀曰陣

上深歎美

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

此即新豐  
界之渭川

上欲以同州刺史姚

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

彈徒上丹翻

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

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

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

死皎叩頭首服

首式又翻

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

使疏吏翻

既至上方獵引見

見賢遍翻

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

考異曰世傳升平源以為吳兢所撰云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

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于渭濱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

武于驪山謂所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覲元崇必為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父即教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劾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河東總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恆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崇文武全材即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即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馬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為自弃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泰至于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頓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而不謝欲以十事上獻有

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于閹人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糾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幸之徒冒犯憲網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觀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為者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

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韋月  
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  
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  
氏產祿幾危西京馮寶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  
為甚臣請陛下書之于史冊永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  
上乃潜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為刺肌刻骨者也公再拜  
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臣敢當  
弼諧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  
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于燕公之下燕公讓  
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  
是紫微宮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  
使居首座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  
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  
好事者為之依託競名難以盡信今不取  
**元之吏事明**

**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

姚崇始相武后後  
相睿宗今復為相緣邊屯

成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

治直之翻

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荅如響同僚唯諾而已

唯于翻故

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

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

此即前所獻十事之二三也

乙巳車駕還

京師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

考異曰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

郎吏為何官若郎中員外郎則是清要官不得云秩卑恐是郎將又不敢必故仍用舊文

上仰視殿

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

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

察

朝直達翻  
省悉景翻

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

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

唐世

凡機事皆使內  
臣宣旨于宰相

為元之道上語

為于  
偽翻

元之乃喜聞者皆

服上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

曲江縣漢屬桂  
陽郡江左置始

興郡唐武德四年置  
改東衡州貞觀元年改韶州

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

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

遠于願翻  
躁則到翻

其略曰任人當

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擲之用才非無知

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

溺奴  
狄翻

又曰自君侯職



相國之事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

奔散惟司功李撫步從

從才用翻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樂

學校表疏書啟祿食祥異醫藥卜筮陳設喪葬

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

之聞之曰樂布之儔也

樂布哭彭越

及為相擢為尚書郎

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方道大總管十一月

乙丑劉幽求兼侍中辛巳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

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

上時掌翻

中書侍郎王琚為

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

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

見賢遍翻使疏吏翻  
譎古穴翻縱子容翻

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

由是浸疎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

行下

孟翻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琚以諂諛自進未周年為  
中書侍郎其母氏聞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諂媚  
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劖目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隴無  
人守之琚慙懼表請待母上初大怒後許之按舊傳琚  
未嘗去官待母今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按行天兵以北  
諸軍按五年始置天兵軍於并州蓋琚傳追言之耳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

改元開元

尚書左右僕射為左

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

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隋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閣以長史知府事至是改為府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魏晉以下州府皆有治中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理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至是改為少尹從四品下雍於用翻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姚元之本名元崇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

敕都督刺史

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

東內有左右側門左右側門之

外即金吾左右仗

姚崇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

申款

款誠也

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

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

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

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

考異曰松窗雜錄姚崇為相忽一日對于便殿舉右足不甚

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臣有心腹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

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  
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  
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  
月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  
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觀色  
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何靳  
靳於一婢女邪說竒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  
跳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于說憂色滿面而  
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構  
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  
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厯指狀所寶者書  
生皆曰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  
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  
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達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  
說言之兼用夜明簾為贊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  
時思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

相者之心邪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于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為御史中丞今從新傳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